

□言农(四川)

□杨建华(四川)



星期五
2024年6月28日

□主编:郝良
□编辑:杨蕙菱
□美编:王万礼

巴山夜雨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版
07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



离乡多年,父母已逝,但房子还在。一天夜里,梦见老房子的瓦片坠落于地。梦醒,泪水溢出眼眶,“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”,贺知章的这两句诗涌上心头。

一个初夏的午后,是淅淅沥沥的雨伴我回到杨家营的。回到宁静的乡村,坐在自家的屋檐下,让“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”的童年趣事日渐清晰起来。就某种意义上说,再把一些惭愧和自责,集结在一起,搁放在那四间已逾百年的瓦房老宅里歇息一下,抚慰我一会儿,温暖我一阵子。

坐在自家的屋檐下,喝着老井水被煮熟的清香,心里泛起一阵酸楚——现只有一位健在的老人,守护着残缺不堪的老院子。这位老人是相邻而居的亲人,我从小叫她孟妈妈,虽年逾耄耋,但身体健朗。

因我的回来,老人喜笑颜开。一杯热茶,如此温暖,慈祥老人的话语里总是透露出依依浓情,不但问候关心我女儿,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料母亲,若想回老家看看房屋,有机会就把她送回来……我与老人像母子一样,不紧不慢地摆着龙门阵。

雨打在厚实的瓦片上,发出刺耳的声响。面对寂寞而孤单的几间瓦房,盯着从瓦楞飞流直下的雨帘,一件件往事向我静静展开。

曾经,这套传统的三合院里生活着近三十人。尽管当年被贫困缠绕,但对一帮细娃娃而言,院子里总是洋溢着快乐、喜悦和无忧无虑。

记忆中,一个石碾跟在一头大水牛屁股后面,小伙伴吆喝着去追石碾,在谷场上嬉闹不已,气得大人又吼又骂。亦苦亦乐的童年生活,热热闹闹,虽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,却十分快乐,大家迎着风雨茁壮成长,身体素质好,抗压能力也很强。

时过境迁,曾经人丁兴旺的院落,在改革开放春风劲吹下,让我和兄弟姐妹先后走出穷乡僻壤的山村,走向山外的绚丽世界,走进五光十色的大都市。

人去屋空,老房子渐次失去炊烟的熏陶,房门长年久闭,未能打开通风,灰尘密集,雨水渗漏,湿气难排。一张张厚实的瓦片,压在逐渐失去体力的椽条上,仍然艰难地与风雨、冰霜对抗,默默地坚守着家园。

“房子隔两三年要翻盖一回,不然会漏雨。如果椽子烂了、椽子断了,下大雨和暴雨,瓦片就会掉下来……”老人的担忧,同样是我的牵挂和忧虑。

坐在黑黢黢的老旧板凳上,目光扫视着进入房门的五步石阶,紧盯着被时光、鞋底、脚印磨得油光滑亮、凹凸不平的青石板地坝,缝隙间长出小小的草芥,

石面上布满毛茸茸的青苔。面对渐渐荒芜的院子,睹物伤感之余,我该做些什么?是经常回去看看,还是尽快翻修?

孟妈妈问这问那的关心,如醇香的泥土,让朴实的情怀奋力生长,让记忆变得厚实而坚硬,犹如星光照进梦里,如影随形。老家真好,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。

此时,老人微笑着嘱咐我:将来有一天,我也不在世上了,这空荡荡的老院子,住了几辈人的房子还是要翻盖,你们要常回来看看!听完老人这席话,我鼻子一酸,顿生一股钻心的痛,和着老人的希望和嘱咐,满含真情地说道:孟妈妈,这是我的根,一定不会忘记的,有时间也会带着女儿回来。

护佑我的那几间瓦房,应该有十年没有翻盖了,破损的瓦片在风雨吹打下,如何撑得住?如果要更换瓦片,又到何处去买新瓦填补?

雨中的山村,空寂而朦胧。

与老人相坐屋檐下,龙门阵一个接着一个,像打开久闭的房门,看见了记忆中的东西。却又怕看到屋里的一切,怕与挂在墙上的父亲和母亲对视,该如何兑现以前的承诺?

久闭的老房子里,存放着父母当年用过的镰刀、锄头、背篋、撮箕等农具,似有见物如见人的感慨,思绪万千,情怀盈盈。

是否定下一个具体的时间回到老家,查漏补缺后,让坚守在墙上的父母少些忧虑,让我夜梦归来时,推开房门依然能见到久违的慈祥容颜。

突然,一只大花猫叫唤着,从门框上方的一个口子蹿出来,稳落在地面,不紧不慢,懒洋洋地走过我身旁。关于大花猫的故事,老人讲了许多,听得我心里不是滋味。它有时蹲在关闭的门前,有时坐在门框的木料上,发出期盼何时打开房门的“喵喵”呼唤,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。

正是,最近的是故乡,最远的也是故乡。

夜幕降临,只得离开,又不得不带上忧思。

感受村子里的今非昔比,漂亮的小洋楼很是炫目。似乎,父辈留给我的几间老旧房屋,与现代的乡村美景格格不入,是否该自责呢?瓦片哟,请不要从梦里掉下来,也不要砸在我的面前,因为自责与酸楚交织之后,眼泪会流下来,如何面对慈爱的村庄和沧桑容颜中昏花的目光?

突然间,从远处飘来一首歌谣,饱含真情的声音,温润地抵达心灵。顿感梦里的瓦片再次掉落时,似有母亲的脚步声紧随其后,还有急忙上前的父亲,举起双手,为我捧住瓦片,也捧起一个梦的远方。

谁说只有春色撩人的风景才最美?谁说只有山花烂漫的大地才迷醉?在一半是烈日、一半是果香的夏日,农作物散发出的气息更令人怦然心动。

夏日,走在回乡的路上,对沿途田野里绿油油的禾苗总是看不够。在一坡一弯的禾苗地里,河流蜿蜒、道路阡陌、村落密布,好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画面。你看那玉米禾,上次来时还是嫩嫩的、小小的,半个月的时间已经粗壮挺拔,齐刷刷的,跟人齐高了。我惊叹这玉米禾的绿,油油的,像是从染缸里浸泡出来的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川东,这个丘陵山水之地,传统农业是主要产业,土地肥沃,人民勤劳。我记得,以前这一带还盛产小麦,由于小麦产量低,这些年来,越来越多的乡亲不种小麦了,主产作物变成了玉米和水稻。

我翻过山岭,在峡谷间穿行,漫山遍野的农作物在眼前一掠而过,它们宛若阵营里列队检阅的士兵,英姿飒爽,威武雄壮。看到这长势喜人的禾苗,我思绪万千——农业固本,无粮不稳,祖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种出的粮食却不够吃。小时候家里缺粮,红苕出来吃红苕,小麦出来吃麦面,玉米出来吃玉米,常断粮不济。院里的叔叔婶婶们常自怨自艾:没出息的人才种地。

我当时不懂事,潜意识里听信了这句话,心里对种地也就有了不屑,对粮食也不珍视。这种观念几年后才纠正过来,那是在一次饭桌上,父亲讲到了邓泽功,说饭桌上掉了一粒饭,他都要拈起来吃了。邓泽功是家大我20岁的兄长,靠读书走出山村,进入省机关工作,他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,是十里八乡响当当的大人物。就是这样一位公家人,却如此珍惜粮食,这事对我触动很大。那一刻,我懂得了邓泽功对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理解,我没再浪费过粮食,也不去破坏农作物。

一路上,我看到遍地的玉米禾和秧禾,骨子里暖流奔涌,血脉贲张,脚下生力。车窗外,山谷的风轻盈而来,灌进车里,打在脸庞上,凉凉的,爽爽的。这风夹杂着禾苗嫩绿的味道,沁人心脾,不远处,禾苗随风摇曳,宛如优美的舞者争先向我诉说夏天的秘密。

我一边赞叹这茂盛清幽的田间作物,一边欣赏这美不胜收的丘陵风景。铺天盖地的绿啊,是这个季节最奢侈的铺陈,到处翠绿叠纱,总让你猝不及防地想吮吸一口。地里的李树、桃树、梨树、花椒树、柑橘树、柚子树,这时都已长出新绿,梯田里的秧苗已转绿转青,这些梯田层层叠叠,首尾相连,从谷底爬上半山腰,宛若拇指的螺旋纹。“万亩良田长势旺,惠泽民生救世主。”这些梯田因山势地形而造,弯曲有致,如婀娜的女人,线条灵动而柔美,梯田里的秧禾,与地里的农作物融为一体,绿意盎然,生机蓬勃。

仲夏是收获玉米的季节,“青茎拔节夏秋熟,红缨吐蕊皮包谷”。不待数日,这些玉米禾身上的玉米棒子就要成熟了,而田间的秧禾也进入抽穗期,开始授粉灌浆。“水满田畴稻叶齐,日光穿树晓烟低”,每年的夏天和秋天,乡村都是一番繁忙景象,那是农民酣畅淋漓的战斗,每一个日子都充满热情和干劲。

我每次回到乡下,都被农村美丽的风光所吸引,那是阳光与雨露孕育的精华。“稻香秫熟暮秋天,阡陌纵横万亩连”,这葱绿的农作物,是上苍赐给人类的馈赠,是农民写在大地上的诗歌。

绿色是生命的颜色,青春的容颜,峡谷的玉米地和秧田气势磅礴,深绿、浅绿、嫩绿、翠绿,各有层次,宛若不同比例的绿调出的调色板,让人惊艳。如果要问我夏天什么最美?我要大声地赞美田园的绿,赞美在土地上耕作的乡亲,是他们让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,是他们种下的绿,孕育了丰收与喜悦。